

温州鼓词《南游》文本解读

上官素荣

(温州大学人文学院, 浙江温州 325035)

摘要:温州鼓词是流传于温州地区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,按其演唱内容和形式,可分为“平词”和“大词”。《南游》是大词中的精品,在温州鼓词艺人群体中有“词娘”之称。细研《南游》文本,可以看出当时的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大概面貌,以及以此为生存依托的民众的诉求。

关键词:温州鼓词;大词;娘娘词;《南游》

中图分类号: K890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8-309X(2007)05-0064-06

温州鼓词,俗称“唱词”、“警词”。按其演唱内容和形式,可分为“平词”和“大词”两类。平词,是指以演唱历史故事、言情、武侠为主的词篇。在旧时温州,凡遇社日庙会、宗族完谱、小儿满月对周(在温州,“周岁”俗称“对周”)、红白喜事、请神消灾,或犯禁、争端认错等日子,总要邀请鼓词艺人演唱。演唱时,艺人端坐椅上,左手执三粒板,右手持鼓签,敲奏牛筋琴、小扁鼓、高音梆等乐器为说唱伴奏。

大词,又称“经词”,且有广义、狭义之分。广义的大词,包括所有以佛、道教经籍教义、本生故事、以及民间神、怪故事改编而成的词篇,有《南游》(又称《灵经大传》、《陈十四娘娘》、《娘娘词》)、《西游》、《北游》、《东游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三官经》、《杨府经》、《地藏王经》、《土地公传奇》、《玉皇大帝传》等,其中以《南游》为首要。狭义的大词则主要是指演唱《南游》,因其内容以讲述陈十四娘娘(也称陈靖姑、临水夫人、太阴圣母等)的本生故事,歌颂娘娘降妖灭怪的功德为主,所以,民间又称大词为“娘娘词”。

演唱“娘娘词”颇有讲究。一村若遇唱《南游》之日,庙宇要张灯结彩,设神坛、立香案、扎纸神、搭庐山景;并以篾骨纸糊的青白二蛇盘缠戏台的左右两柱,场面热烈且不失森严。一般需要演唱七昼夜,期间穿插很多仪式。如演唱伊始都要先请神,再求神保佑村落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、百业发达、人口平安等,然后才唱《南游》。艺人在演唱敬请娘娘时,身穿海青服,敲锣打鼓,听众拈香下跪,叩头参拜,营造神仙临境之气氛。演唱期间,有专人在烧“纸马”,示敬神、佛。演唱结束,须请诸神归位,须送“神船”,以示把一切妖魔鬼怪送出村落,从此村社太平。目前,在温州鼓词中,演唱《南游》最为活跃,且仪式规模之大、参与人员之众甚为罕见。

一、《南游》概说

《南游》是“娘娘词”演唱的文本,关于其产生的确切时间,历代官方史籍无专门记载,仅可

收稿日期: 2007-03-09

作者简介: 上官素荣(1982-),女,浙江苍南人,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民间艺术

见到的是晚清文人诗词唱酬、随笔札记。如清同治年间来温任司马的郭钟岳《瓯江竹枝词》：“呼邻结伴去烧香，迎庙高台对夕阳。锦绣一丛齐坐听，盲词村鼓唱娘娘”^[1]。清末瑞安文人张桐《杜陵园日记》：“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六月廿九日，又便过（瑞安）第二巷，是处搭戏台一座，悬灯结彩，雇一盲人唱《陈十四收妖》故事。台下男女环坐而听者不下千余人，然游蜂浪蝶，大半为窥少年妇女而来，而少年妇人尽浓妆艳服，轻摇团扇，露坐至五更始返……”^[2]。清末文人杨清《听〈南游〉》：“姑姑嫂嫂听《南游》，龙角李李病已瘳。听说香亭俱备好，娘娘今日到温州。”^{[3](P15)}又有《瓯风》杂志第三辑《东瓯采风小乐府》：“娘娘出身竟有词，儿童妇女无不知。娘娘昔斩白蛇精，庐山学法道行成。有瞽坐在神案下，击鼓一声烧纸马。造船又复背履历，除妖全凭娘娘力。唱完词文乃送神，纸船送至大江滨。头家弟子虔通诚，保佑合社永太平”。根据这些记载，可以看出在晚清时期：演唱《南游》已受到普遍欢迎，并且期间仪式已颇具规模。因此，《南游》的产生时期最晚可以推至清同治年间，但同治年间既已初具规模，从中国古代或已往的民间演艺艺术的产生、成型尚需一定的时日来看，《南游》的产生年代最早可以推测到清中期。至今，《南游》经过历代艺人传承、演唱，内容不断丰富，及至成为一部百来万字的宏篇大作。

《南游》分为启篇、正篇和后篇。启篇《香山》是唱观音降世、修行和得道的历程。正篇是最主要的内容，讲陈十四的出生、修行、学法、斗妖、斩蛇等故事。后篇唱陈十四之妹陈十五的除妖和两姐妹得道的故事。三篇之中，正篇内容最为精彩，也最为温州老百姓所熟悉。关于《南游》的来源，最初应是福建地区临水夫人的神界故事，而《香山宝卷》、《陈十四宝卷》等吴越地区的宝卷又与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。除了承袭民间道教临水夫人的神界故事外，它还吸收了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精华。其中，它与《西游记》有着极为惊人的相似，如：作品名称“南游”直接脱名于“西游”；故事情节都是一路收妖灭怪，最后得道成仙；情节结构都是一系列的小故事组成，故事内容既有着联系，又彼此独立，基本上是按照“到达一地，除一妖魔”的思路来叙述；人物形象塑造方面，都有一个叛逆性格的主角（一个是孙悟空，一个是陈十四），都有一个相当于“丑角”的形象（一个是猪八戒，一个是二法师法清），都有关键时刻赐以援手的观音。另外，还有神话故事《封神榜》的影子。

可见，《南游》文本来源不一，与福建临水夫人的故事相比，已大有不同。不仅内容逐渐丰富，而且作品名称、故事发生地、具体情节、人物等都与福建版本有很大不同。温州鼓词艺人为了迎合当地民众的乡土情感，在其中掺入了温州的很多风土人情，创造了很多娘娘在温州的神迹传说。如“永嘉八仙楼救郑英”、“温州府血斩猫狸精”、“瑞安飞云江收蜘蛛精”、“平阳昆阳迁玄坛”、“平阳飞霞岭救李平”等。总之，《南游》体现出本土化、地方化的特点。对其文本进行解读，可以看出浙南，尤其是温州地区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的心理诉求。

二、《南游》文本解读

福建版本是临水夫人去闾山学法归来除妖佑民的故事。“闾山”至今未能考证其确定地点。等到陈十四信仰传至浙江，因温州方言“闾山”与“庐山”音近，就传成了“庐山”。在《南游》中，陈十四从庐山学法回来，进入浙江后，分别经过杭州、义乌、金华、永康、东阳、缙云、天台、丽水、青田等地，然后来到温州。离开温州，陈十四到达福建，斩掉白蛇，救起兄长。这一路所发生的大小故事有70个之多，这些故事或讲陈十四斩妖除魔为民除害，或讲她治愈病人，救死扶伤，或为国为民牺牲自己。这些故事虽然极具夸张和想象，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自然

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大概面貌,以及以此为生存依托的民众的诉求。

(一) 山有祸患,水难频繁

温州山多,永嘉、乐清、泰顺等地更甚。无论是从民间传说还是地方文献记载来看,历史上温州地区的虎患接连发生。如“顺治十四年(1657)乐清东西两乡山区,时有老虎出没,伤人甚多。”^{[4](P208)}“清圣祖康熙六年,虎入乐清县城,伤人数百,守军用炮将其击毙。”^{[4](P211)}“清高宗乾隆二年(1737)泰顺三都虎患为害,连年死伤三百余人,八年(1743)始安。”^{[4](P224)}老虎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,成为一大安全隐患。人征服老虎成为一种热切的渴望,把这种渴望寄托在神灵身上更是神灵信仰年代普遍的现象。在温州永嘉上塘镇就传说有唐代孝女卢氏救母的事迹。清光绪《永嘉县志》记载:“唐卢氏居卢岙,尝与母出樵,遇虎将噬其母,女急投虎啄,以代其母。后有人见女跨虎而行,遂立祠祀之。”^[5]卢氏女孝母事迹中卢氏“跨虎而行”反映出人们对征服老虎的渴望。因为这个故事在永嘉地区非常盛行,《南游》将之吸收到自己的词文中,即增加了陈十四与卢氏娘娘结拜姐妹的情节。把陈十四附会到卢氏娘娘的事迹中,是艺人借卢氏娘娘的故事增强陈十四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。除了这个情节外,还有“平阳昆阳迁玄坛”这个故事。内容主要是一只黑虎咬下名叫邱吕的一只手掌致其死亡。当陈十四得知,招来黑虎,黑虎便立即跪下,并泪流满面。陈十四只用一手敲击其头部,黑虎就吐出手掌来,邱吕得救。从陈十四轻而易举制服黑虎,看出人们对她强大的神灵力量的幻想。

山有虎患,人们把希望寄托在神身上。山有蛇灾,亦是如此。在江南地区,大小蛇时有出没,尤其是上山砍柴,丛林中突现一条大蛇不足为奇。被毒蛇所咬,是极其危险的,蛇亦是人们生命安全的隐患。《南游》中也有对山蛇吃人的反映,这些蛇都以蛇妖的形象出现。比如瓯海茶山蛇竹岭白蛇吃人,弄得人心惶惶,鹿城的吴德上山卖绡被蛇妖所吞。除此,还有“南江殿蛇妖吃人”的故事。南江殿到底为何方,一说是“浙闽有一县”,另一说是温州瑞安南山上的南江殿,不管具体地点在哪里,都可见浙闽一带虫蛇众多,严重危害人民生命的事实。

山有蛇虎为患,水中亦有水妖作怪。历史上,温州是一个水城。至今,温州河流众多,水源丰富。然而,旧时,常有人溺死于水中,尤以儿童为多。在温州民间,常有水妖水怪的传说。因科学知识的缺乏,人们认为人溺死于水中,是水妖在作怪。综观《南游》所唱的温州地区各种妖魔鬼怪,多数与水有关。比如:花鳗精、鹭鸶精、野鸭精、团鱼精、鲶鱼精、螃蟹精、子鱼精、金鱼精等等。除此,还有红肚兜、被单也能成精,而且是水中作怪,常是漂在水上,诱人去拿,致使人溺水死亡。而“瑞安飞云江收蜘蛛精”也正是发生在飞云江这条温州著名的江河上。人们把溺死于水解释为水妖吃人,那么自然要把制服水妖的期望寄托在神灵身上,陈十四因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,人们就把制服水妖的期望寄予她,使她又增强了神力。正因为有了这种把制服山妖水怪寄托在陈十四娘娘身上,才有了《南游》这么多斩山妖、除水怪的精彩故事。

(二) 瘟疫肆虐,疾病横行

在过去,医疗卫生条件极差,瘟疫肆虐,疾病横行,人们无法自救,他们把被疾病缠身理解为鬼怪附身,因此常把治愈疾病的愿望寄托予神灵、巫术等。在清朝三百来年的历史中,江南地区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疾病。温州作为江南的瘴疠地之一,无可避免地也是瘟疫多发地。据温州学者沈克成编撰的《温州历史年表》可见,在清至民国初年,瘟疫横行,严重危害百姓的生命。如“清世祖顺治十三年(1656),瘟疫盛行,城乡男女死者数百。”“清世祖顺治十六年(1659)春、夏、秋,永嘉、乐清瘟疫大作,乡民死亡枕藉。”“清仁宗嘉庆三年(1798)春夏,大疫。”“清仁

宗嘉庆二十五年，八月大疫。岁大饥。连年瘟疫盛行，死者日以千计。”“清宣宗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春，瘟疫流行，儿童罹病夭折者甚多。”“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4月，乐清全县发生流行脑膜炎，死亡达三千余人，以儿童居多，柳市、白象一带最为严重。”

产生并盛行于清中后期的《南游》，亦对这些瘟疫现象有所反映。词文中讲到陈十四赶走病魔，为人治病的有六处：镇江丹阳县有马六姐得罪了五瘟神，感染疫病后死亡，陈十四作法赶走瘟神，使马六姐起死回生；扬州马容得罪张三令公，得了天花而亡，陈十四救活马容；杭州钱塘县林六姐，麻风病上身，陈十四取出麻风虫，救了林六姐；丽水石帆八角井边魏英得白犬病，陈十四血斩白犬，救了魏英；温州永嘉八仙楼郑英得了痲霉病，奄奄一息之间，陈十四作法赶走痲霉精；红江渡林九得罪张三令公，染上天花而亡，陈十四救活林九。从这六个治病救人故事中亦可见，江南一带，瘟疫疾病肆虐。另外，威胁人们生命的天花，也是疫病中之大祸患。在2004年9月23日燕赵都市报《困扰大清王朝300年的瘟疫》中写道：“在清王朝的历史中，天花这种疾病就像鬼魂附体，一直困扰着它。……其中顺治、同治直接死于天花，康熙和咸丰虽然侥幸从天花的魔掌中抢回性命，脸上却留下永久的麻子。”连皇帝也难逃天花的袭击，更别说缺医少药的民间老百姓了。温州文人杨青的《种痘》也写出了温州老百姓对天花的恐惧和无奈心理。即“惟有天花最可忧，状元宝贝已齐收。”^{[3](P25)}人们无奈的同时，惟有把希望寄托于神灵。他们误认为得了天花，是得罪了掌管天花、麻疹的张三令公，因此对张三令公畏惧的同时，又带有憎恨。于是在《南游》中由神通广大，具有母爱精神的陈十四和张三令公斗法，并取得掌管天花的权力。

（三）批判现实，揭露矛盾

《南游》还有两个耳熟能详故事。“温州府血斩猫狸精”及“平阳飞霞岭救李平”。前者说的是来自南京上元县的范公钦来温州任帅府，途中被猫狸精所迷惑，以致妖气上身，身患重病，不得管理事务，搅得温州地区不太平。陈十四血斩猫狸精后，毫不客气地教育范帅府：“你本来是个当官人。贪花好色给妖魔，读书之人恁呆笨。”这个故事批判了某些官员的贪花好色，却不关心百姓疾苦的现实，而老百姓把他们不理民事，理解为被妖魔所惑，并把陈十四娘娘当成了教育他们的代言人。后者说的陈十四在平阳飞霞岭看到李平的骸骨，作法使其起死回生，但李平得寸进尺，不但耍赖要来了财物，还要娘娘给他配亲，娘娘一怒之下，又把它化为一堆白骨。接着她又救起了附近的一条犬，这条犬活过来之后向着娘娘摇头摇尾。这时艺人就感慨：“救起活犬有义气，摇头摆尾谢神娘。犬吃粪（粪）泔有义气，人吃谷米没良心。”这个故事通过人和犬的不同态度的对比，讽刺了社会上那些不知恩图报，甚至以怨报德的行为，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。

除此，词文中还讲到福州地区海盗入侵，一百只敌船抵达福州海域，要挟福州官府纳财十万两。就在满朝文武无计可施时，陈十四挺身而出，折起纸船，做起法术，顷刻间就把百只贼船给颠覆了。故事反映了明清时期沿海地区，倭寇入侵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的社会现实。据历史记载，明清时期，倭寇猖獗，大批倭寇侵犯温州，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劫。如至今保留的“永昌堡”、“蒲门所”等遗址即是当年温州地区抗倭的重要城堡。人们不堪忍受，于是就有了神灵顷刻间消灭倭寇的幻想。

（四）展示民风，披露陋俗

《南游》中有对各种各样风俗的描述，以婚俗、诞生礼俗为最多。其中写到婚俗的有三处，陈家三兄妹先后结婚，艺人都唱到了有关婚俗的内容。这些内容包括：“订娃娃亲”、“媒人说亲”、

“合八字”、“择吉日”、“定亲”、“送聘礼”、“下婚书”、“迎娶新娘”、“红白米除轿煞”、“送新娘后关门保风水”等。诞生礼俗方面，有“婴儿诞生三天后请道士来做三朝，即洗三”，有“做寿做九不做十”的风俗。这些都是温州传统民俗的反映，是研究温州民风民俗的重要资料之一。

除了对民俗事象的描述外，《南游》还有明显褒扬某些民风的内容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南游》尤其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孝顺。如法通、法清兄弟代父去南江殿斩蛇，临走前，法通嘱咐自己的妻子早上晚下尽孝心。陈十四去庐山学法术前，也是托付大、二嫂要孝敬爹娘。等到她一路斩妖来到瑞安时，瑞安人要挽留她住一年半载，可陈十四看到瑞安人很孝敬上辈，想到自己也应该早点回去孝敬父母。“百善孝为先”，从这些内容，可以看出民间对“孝”的重视，把孝作为第一美德来宣扬。

《南游》中唱到陈十四在地狱中游历的内容。词文中详细介绍了每层地狱关押的罪人，他们在生前或是忤逆长辈、或是捣乱婚姻、或是伤人害命，总之都是传统道德所不能容忍的行为。同时还披露了当时社会放债夺利、溺女婴的陋俗。其中放债夺利、溺女婴，都是当时温州地区的陋俗。这些人死后都被打入地狱受苦，这反映了《南游》对这些陋俗的批判。

（五）神界魔界，人间现实
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指出《西游记》是“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，加以铺张描写”^{[6](P162)}，“述变幻恍惚之事，亦每杂解颐之言，使神魔皆有人情，精魅亦通世故”^{[6](P165)}，可见，《西游记》表面是写神魔，实际上却是讽喻现实，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。《南游》这部与《西游记》相似的民间神魔故事，也塑造了许许多多的神仙、鬼怪和妖魔的形象及神魔斗争的情节。文学作品或民间传说中的神的世界，实际上都取材于现实生活。神的谱系，神的权力及神与魔的斗争，都是现实生活的投影。因此，《南游》中所唱述的神灵、鬼怪的形象，及神神之间、神魔之间的斗争，实际上都是来源于现实社会。妖魔鬼怪是现实生活中人难以征服的困难或难以解决的矛盾，如山妖水怪吃人、瘟疫疾病缠身等。神灵是人们想象中的能战胜困难的超人形象，如陈十四、观音等。神魔之间的斗争并最后神灵取胜，是人对自己最终战胜病魔、战胜苦难、解决社会矛盾的渴望，如陈十四斩妖怪、除病魔等。这些都易于理解，但让人费解的是，为什么《南游》中还存在着神与神之间的斗争呢？这意味着什么样的真实现实？究其原因，还要归于民间信仰的功利性特点。

民间信仰的功利性表现为以“灵验”为本位。灵则信，不灵则弃。经过检验，总能“灵验”的神灵，则被塑以金身顶礼膜拜；反之，则被冷落，香火不盛甚至是被遗忘。民间故事中神与神之间的斗争，事实上是人间生活中，人们对不同神灵信仰态度转变的反映。故事中胜利一方的神灵往往在现实中取代失败方的信仰地位，或者失败一方的神灵，在现实中的信仰地位有所下降。《南游》中值得注意的有两处神与神之间的斗争。一处是陈十四在青田的埠头和马天仙（马氏娘娘）争一座宫基（宫庙所在地），两人斗法不分上下，经过观音调节，一个坐正案，一个坐偏案。该处宫基本是马天仙所属，陈十四作为一个外来神灵，经过斗争，赢得了供奉的位置，说明马天仙的信仰地位在当地开始动摇，而陈十四的信仰开始侵入。另一处是平阳迁玄坛庙。平阳南门本有一座玄坛庙，由于玄坛爷的坐骑黑虎吃了邱吕的一只手掌，致其死亡，陈十四从黑虎口中取来手臂，救活了邱吕。接着，陈十四找玄坛爷评理，要求他迁走玄坛庙。玄坛爷不肯，两神斗法不分胜负。陈十四就到玉帝前谴责玄坛爷为神不仁。于是玉帝降下天旨，将玄坛庙迁到东门之外，南门就建起了供奉陈十四的宫庙。表面看来，这只不过是两个神灵的斗争，事实上是民

间教派之争而引发人们对于两个神灵信仰态度的转变。玄坛爷因其不再“灵验”而遭受抛弃，传说中有求必应的陈十四最后取代了他在当地的信仰。以上，都可见随着陈十四信仰的普及和深入，其他的神灵信仰地位逐渐降低或被取代，体现了民间神灵信仰的以“灵验”为本位的功利性特征。

从《南游》的口头传承、内容不断变异等特点来看，它属于民间文学范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还在不断产生变异。如现在流行的南版《南游》与1990年代初的北版《南游》就有很大不同。

（温州鼓词因表白、唱腔风格的不同，分南北两派）。南版更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，对于老百姓熟悉的故事能做更生动地铺叙，在北版的基础上，又增加了几个与温州地区有关的故事，使之更加本土化。遗憾的是，南版《南游》至今没有完整的资料，艺人们学唱“娘娘词”，仍以口口相授为主。因此，对于《南游》文本的全面研究尚存在一定的难度。本论文的研究，亦是建立在参考北版《南游》（浙江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的《夫人词》中金崇柳记录的《南游》）、聆听南版的现场演唱、采访鼓词艺人等基础上所做出，故仍有很多不足，希望日后能有所补充和进一步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雷梦水, 孙忠铨. 中华竹枝词[M]. 北京: 北京古籍出版社, 1997. 2199.
- [2] 张柵. 杜隐园日记[M]. 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3. 19.
- [3] 杨青. 杨青集[M]. 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05.
- [4] 沈克成. 温州历史年表[M]. 北京: 北京电子出版物出版中心, 2005.
- [5] 张宝琳. 中国地方志集成[M]. 上海: 上海书店, 1993. 427.
- [6] 鲁迅. 中国小说史略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1982.

Text Interpretation of *Nan You*, Part of Wenzhou Folk Drum Lyrics

SHANGGUAN Surong

(School of Humanity, Wenzhou University, Wenzhou, China 325035)

Abstract: Wenzhou Guci is a traditional folk lyric in Wenzhou area. According to its content and form, it may fall into Pingci and Daci. *Nan You* is a unique program of Daci, usually termed as the mother of Wenzhou Guci. A close analysis of *Nan You* might show us a loose picture of the then natural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humanities environment and the claim of the then people living by it.

Key words: Wenzhou Guci; Daci; Niangniangci; *Nan You*

(编辑: 李颖)